



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立最近出版新校注的胡浪漫诗集《慧园诗存》(右上)与左秉隆诗集《勤勉堂诗钞》(右下)。(林泽锐摄)

张曦娜 / 报道

20世纪初期，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写作相当蓬勃，这一时期新加坡也有多个旧体诗诗社，促进了旧体诗的创作及维系诗人间的往来。在新华文学史中，旧体诗较易被人们忽略，也较不为学者重视，但近年来渐渐有学者发现，上世纪留下来的旧体诗常隐藏史料，可从中研究新加坡在特定的年代里的人文社会风貌。

#### 本地旧体诗是大宝库

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立，近20年来致力于研究本地旧体诗，包括从新加坡沦陷时期的古典诗，研究当时的社会，发掘三套几被遗忘的新加坡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，分别是谢松山的《血海》、李西浪的《劫灰集》和郑光汉编的《兰花集》，并分别发表《亦诗亦史：描述新加坡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〈血海〉》、《劫灰与兰花：新加坡日据时期的两部旧体诗集》及《创痛记忆：新马两地有关日占时期的旧体诗》三篇研究成果。林立认为，三部作品以旧体诗记录沦陷时期，新加坡人民的生活面貌与精神状态，具显著时代意义。

林立最初决定研究新加坡旧体诗，是因为发现过去本地旧体诗作品很多，是个巨大的宝库，而且有不少都还没被发掘。“在新加坡，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方便，资料充足，又有读者。”

从研究中林立发现，《血海》以纪事诗的形式，附以详尽的注文，追述新加坡在日军统治下种种社会畸形现状，并记录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有关屠城大检证的情况。

《劫灰集》和《兰花集》里的作品则写于新加坡沦陷时期。《劫灰集》以抒情为主，为一名文人在铁蹄下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心理状态，作者李西浪在诗中，把日占下的新加坡形容为“地狱”或“鬼域”，以及“朋辈间痛念家国，感怀身世之心情”，而又多“慷慨悲歌，苍凉沉郁”之调。《兰花集》是集体唱和，十名参与者以赏兰为名，借酒浇愁，作诗抒愤，包括郑光汉、胡浪漫、郑文通、李西浪、傅无闷、沈逸史、苏秋生、李铁民、洪一炉和谢云声，诗人们透过咏兰，表达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光复的期盼。

#### 许云樵旧体诗有史记成分

专注于本地旧体诗词研究

后，林立有不少可贵的发现，例如他提出本地著名历史学家许云樵在创作旧体诗时，常附上详细背景资料，并“反映在诗题的纪事性”方面，如《壬午元旦星洲为日军攻陷改名昭南岛，新贵蜂起，沐猴而冠，扰攘不已，书此志感》和《昭南时代肉价飞涨至每斤四百元感赋》，他指出，这两首诗“分别交代沦陷时间和物价，看来有点像新闻标题。”

许云樵另有一首诗名为《学贾即事》的诗作：

浩劫余生僻地藏，烽烟未息少粮棉。笔耕贾祸非长策，货殖应堪伪装。

阿堵常来随手散，乘机亦得

林立形容，许云樵这段文字“像一篇简短的传记那样，记述许云樵个人在日占时期谋生的情况，也透露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，他如何利用经商之便，救助被日军迫害的同胞。这些资料虽然零碎，却也有其文献的价值，可视为史料的补充。”

林立说：“许云樵的诗我读不多，不过觉得他在日占时期的作品很有记史的成分，他的诗艺也颇高，只是作品比较少。”

#### 胡浪漫与郁达夫乱世唱酬

最近，林立新校注胡浪漫的诗集《慧园诗存》与左秉隆诗集《勤勉堂诗钞》，并于近日出

研究这些诗人的过程中，无意间发现一个称为“胡浪漫之诗与文学”的网页，由他的后人所设立。在林立看来，胡浪漫的这些旧体诗是了解早年新加坡华文文化重要文献。也由于发现网页，林立产生搜集胡浪漫遗作的念头，于是根据网页上的资料，林立辗转联系上胡浪漫的大儿子胡鸿展，获悉他手上还有其父的诗集手稿两册，深感这是一份埋藏多年的文学瑰宝，于是决定加以注释、出版。

从胡鸿展的叙述中，林立也全面了解，胡浪漫早年在中国乡间搞革命，1929年移居南洋后从事报业，战后复在《星洲

当年陆放翁。

这首诗的基调忍辱负重，诗中列举好几位历史人物，包括不得已归顺曹操的徐庶，表示自己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；还有亡秦的刘邦，行刺秦王的荆轲，渴望光复中原的陆游，所有这些都表达推翻日军暴政的愿望。第五句用百里奚的典故，冀望可以逃离敌寇的魔爪。

林立说：“对于胡浪漫和他的后人而言，出掌《星洲日报》也许被视为一个污点，但日军威胁要把前《星洲日报》的记者全数杀害，在日军威逼下，要洁身自保，谈何容易。”

胡浪漫留下不少与文化界友人唱酬之作，包括刘海粟、郁达夫、邱菽园、潘受等，其中胡浪漫与郁达夫的情谊不浅，他和郁达夫的唱酬，历来很得文学史家关注。他与郁达夫唱酬的作品有17首，其中12首七律是关于郁达夫的流亡，例如这首题为《闻达夫避难苏岛，诗以寄之》：

铁马金戈动地来，仓皇烽火出亡哀。悠悠生死经年别，莽莽风尘万念灰。

天外故人差幸健，愁中浊酒且添杯。今宵愿有梁州梦，吟吩咐君酒以醉。

战乱中郁达夫在苏岛接到胡浪漫的诗后，也有诗寄回：

故人横海寄诗来，辞比江南赋更哀。旧梦忆同蕉下鹿，此身真似劫余灰。

欢联白社居千日，泪洒新亭酒一杯。衰朽自怜刘越石，只今起舞要鸡催。

胡浪漫后来又有多首和诗，例如这首：

危城日暮来音，四韵诗成写我心。谁信相如甘卖酒，争传公治善言禽。

渡江桃叶迎双桨，驿路梅花抵万金。都道添香红袖侣，今生端不负高吟。

胡浪漫借和诗中的“驿路梅花抵万金”，比喻当时险恶的情况下，竟然收到郁达夫寄自苏岛的和诗，诚是价比“万金”矣。

#### 左秉隆200余首诗与新加坡有关

左秉隆的《勤勉堂诗钞》原是手抄本，林立决定校注该书，因为在研究本地旧体诗的过程中，读了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印行的《勤勉堂诗钞》，阅读起来不太方便，索性将整本书稿输入电脑文档，在输入诗稿的时候，他对于左秉隆的诗艺阅历，也有更深的体会。

林立说，左秉隆前后在新加



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立，近20年来致力于研究本地旧体诗，包括从新加坡沦陷时期的古典诗，研究当时社会。

林立最新校注的胡浪漫诗集《慧园诗存》与左秉隆诗集《勤勉堂诗钞》近日出版。胡浪漫曾是《星洲日报》总编辑，左秉隆则是清朝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位领事。

坡担任领事官12年，第一任由1881至1890年，第二任由1907年至1910年。作为当年清廷在南洋的代表，左秉隆在南洋致力于推广中华文化。但由于官运不佳，又长期身居海外，在中国近代史的名声并不响亮，但左秉隆在早期的南洋华人社会，却建树良多，功不可没，例如他曾经倡议设立义塾，开办文会，又亲自评改诸生课艺，推动华文文学的创作风气，新华文学的历史亦从他开始展开。左秉隆在新加坡推行的一系列政绩，为他赢得“海表文宗”等不少美称。

左秉隆存世的诗作达700多首，200余首与新加坡或南洋有关，例如这首《息力》(息力为新加坡旧名)以优美的笔触描写自己派驻的新加坡岛：

息力新开岛，帆樯集四方。  
左襟中国海，西接九州乡。  
野竹冬仍翠，幽花夜更香。  
谁怜云水里，孤鹤一身藏。  
林立说，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，作为诗人的左秉隆确实有研究的价值。“新加坡华文旧体诗这一块文学宝库，首先是由左秉隆建立起来的。”

林立认为，透过左秉隆的一些作品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加坡华族文教事业的热心，例如《为诸生评文有作》一诗：

欲授诸生换骨丹，

夜深常对一灯寒。

笑余九载新洲住，

不似他官似教官。

诗中的“笑余”两字不无自嘲的况味，“毕竟教学和评改诸生的课业，原不在外交官的职责范围，但是开首的“欲”字却显示他有心提携后进。

《勤勉堂诗钞》按作品体例分为七卷，增列编号，并附补遗一卷，其中《新加坡吟》录自1961年陈育模编、南洋书局出版的《星华文选》，该诗描绘19世纪的新加坡：

有客浮槎泛大洋，不知误入是何乡。四时万木皆春色，昼苦炎热夜喜凉。

群峦累列如星拱，上是楼台下城市。山竹榴莲遮四围，胡椒甘沥堆盈筐。

如矢通衢处处通，轻车怒马走西东。大船小艇纷无数，岛屿萦回一望中。

周围地仅百余里，赋税年年增未已。路遇居民客问之，经营几载能如此。

莞尔居民为客道，吾侪不能详稽考。但闻父老曾有言，六十年前一荒岛。



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。(互联网)



胡浪漫一生极富戏剧性。(胡浪漫家属提供)

版。胡浪漫(1909-1991)原名胡迈，曾是《星洲日报》总编辑。新加坡沦陷时期，胡浪漫曾被拘捕十日，获释后被逼出任《昭南日报》编辑局长。但胡浪漫终究不愿作日军傀儡，一年后，他与家人匆匆逃离新加坡，避难彭亨州立埠。

左秉隆(1850-1924)则是晚清政府直接委派的第一位驻新加坡领事，在任期内，左秉隆积极提倡传统文化和文学创作，并于1881年创立新加坡第一个华文文学组织——会贤社。该社成员的作品曾刊登于本地最早的华文报《叻报》。

林立说，他在研究郑光汉与九名友人在沦陷时期的地下唱酬作品，其中包括胡浪漫的，在

日报任职数年，旋即弃笔从商，曾往马来西亚怡保等地开发锡矿，其后又代理柔佛州彩票售卖，遂成富商，其一生可说极富戏剧性。

林立说：“胡浪漫被日军逼迫充任《昭南日报》局长，因为日军威胁要把《昭南日报》的记者全部杀害。为了挽救同事，胡浪漫不得不与日军周旋，以出掌《昭南日报》作为交换条件。”

林立也指出，胡浪漫有一首题为《岁暮》的诗，末尾的自注感叹自己脱囚后，入掌《昭南日报》编辑部。诗云：

万斛愁量岁暮中，生宁曳尾亦途穷。一身依魏怜徐庶，三尺亡秦想沛公。

梦断羊皮头欲白，风寒易水气犹雄。中原底定无忘告，凄绝